

多日没有进食、身体极度虚弱,坐在轮椅上,被女儿推着穿行在曾经挑着豆腐担、扛着锄头,走过几十年的巷子,微笑着,向族人、邻居,一一颌首致意打招呼,也许这是作最后的告别。

## 周老太

周老太的家,在兴盐界河南2公里的一个叫铁匠舍的自然村。90岁高龄的周老太,终究没有熬过这个春天,谷雨的那一天,在两个儿子三个女儿的陪伴下,在漫山遍野嫩黄油菜花的簇拥下,作别这无比留恋的人世间。

在子女智能手机相册里,留下周老太去世前的一些照片、视频:多日没有进食、身体极度虚弱,坐在轮椅上,被女儿推着穿行在曾经挑着豆腐担、扛着锄头,走过几十年的巷子,微笑着,向族人、邻居,一一颌首致意打招呼,也许这是作最后的告别。

年轻时的周老太,那时庄上人叫她“三妈”,齐耳短发、眉清目秀,每天三点钟就起床,和丈夫一起磨黄豆、烧浆、点卤、压榨……天不亮,挑起几十斤重的豆腐卜顶担子,走村串巷,勉强供挨肩一溜五个子女读书。“一字值千金,到老不求人。”周老太自小没有进过书房门,斗大的字不识一个,深知没有文化的苦处。“不管儿子女儿,只要你们念得上,砸锅卖铁也会供你们上。”

从来不讲什么大道理,她用朴实的语言,身体力行,言传身教,教育子女要想改变命运,只有努力读书,只有“逢山开路,遇水架桥。”“只有人后受罪,方能人前显贵。”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。”这都是人生的哲学啊。

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元。周老太刚刚成家,生养儿女的时候,农村里家家日子都不好过,想吃上一碗白米饭都是奢望。尽管物质匮乏,年轻的夫妻,齐心协力,扬起希望的风帆。“家和招邻欺,夫妻不和苦叽叽。”老太愉快地回忆起,那年头割麦栽秧、农忙双抢,还在上学的三个女儿趁母亲累了回家休息的当儿,三把镰刀,趁着夜色,借着月光,把三四亩田割得干干净净,母亲第二天早上去田里,看到井然堆着的麦把,又欣慰又心疼,嗔怪道“这三个麻摆子哦……”

走进周老太的院落,豁然开朗,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幢二十多米长的楼房,装潢一新,如今成为子女们周末回来度假的乡间别墅。

院子里,喜爱花的周老太在屋前屋后,栽种了蔷薇、月季、栀子花、凤仙花,菜园子里的韭菜、大蒜绿油油一片,煞是喜人。闲聊中,周老太的话总是不经意间,萦绕在耳边,给人以启迪,给人以警醒。人际交往哪有如你所愿,百般熨帖呢?“做人留一线,日后好相见。”“别人帮你是情分,不帮你是本分。”“莫去斤斤计较,给别人留点空间和余地。”“领导一个任务交办下来,就要全力以赴去实施,漂漂亮亮去完成。”想想老人所说的,“只问谁人做,不问千日功”的道理吧。

古代哲人老子说过:“故飘风不终朝,骤雨不终日。孰为此者?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,而况于人乎?”老子形象地告诉我们,人类同自然界其他生物一样,其生死是再自然不过的。活在当下的我们,缅怀老人的同时,翻阅老人这本大书,她的为人品德、言语行为都是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。

就这样静静地坐着,和一杯金银花茶相对无言,欣赏花朵在水中的恣意,品咂人生如茶一般的清苦况味。

## 金银花茶

夏天来了,金银花陆陆续续开了,泡一杯金银花茶,是夏日里最好不过的时令饮品。

金银花初开时为纯白色,随着时间的推移,渐渐转变为淡黄色,两色花开一样香,黄的似金,白的若银,金银花由此得名。柔曼的金银花枝,沿着竹篱努力向上攀爬,伸出的每一根藤蔓,看似娇弱,实则充满了韧性。

在这些柔韧的茎叶间,金银花的花蕾两两对生,依次开放。将开未开的花苞,雪白鲜嫩,最适合泡鲜沏花茶。摘金银花没有特别的技巧,只需捏住花头,借力一拔,金银花便脱离了母体,轻轻巧巧地落在了掌心。整个过程一气呵成,唯一要做的就是轻,不能用力,像采茶一样用指尖细细摘。

泡金银花茶,一次不要采摘很多,盈盈一小把,正好是沏一杯茶的量。采来的金银花,顺手把花朵间残留的碎叶残枝剔出来,然后过一遍清水,洗去灰尘等杂质,再摊在竹筛中,置于阴凉通风处,稍稍晾一晾,这样鲜沏金银花茶的原材料,就准备妥当了。

坐壶烧水,水咕嘟咕嘟开了的时候,把晾好的金银花悉数投入透明的玻璃杯中,等水温降至90度左右(沸水冲泡容易把娇嫩的花朵泡烂),注水入杯,金银花浮于杯中,正式开启一场华丽的转变之旅。

当花和水相遇,就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反应。原本透明的水,慢慢变成了黄绿色,金银花在杯中直立,沉浮自若。凑近杯口,深吸一口气,唔,幽幽的香气略带青涩的味道。就这样静静地坐着,和一杯金银花茶相对无言,欣赏花朵在水中的恣意,品咂人生如茶一般的清苦况味。

喝一口吧,不能辜负了这茶,更不能枉费了金银花的一片心。入口微苦,经唇齿入咽喉,之后便有隐隐的回甘。金银花茶,既是茶,又是药,去火清肺最能消解夏日的烦躁。

一杯金银花茶,蕴含着古老先民的智慧,是谁最先发现了金银花可以泡茶的秘密,已经无从考证。或者说并不是某一个人发现了它,而是一群人,一个集体,一个族群,经过无数次的尝试,共同探索开发出了它的特性,使其成为清热解毒的佳茗。

夏日初长,每日泡一杯鲜沏的金银花茶,一直到金银花期结束。窗前的这株金银花,已经陪伴我数个春夏,每到这个季节,它都会准时开花,就好像是在践行古老的约定。金银花从山野启程,来到农家小院,金银花还是千百年前的模样,而采花烹茶的人,却换了无数张面孔。但我相信,每一个和金银花茶相遇的人,一定都心怀欢喜和感恩。

有时候花太多,就喊邻居大爷过来摘,大爷也不客气,高兴地摘了回去泡茶喝,开心得如同一个孩子。喜欢这样的熟稔,这是人情世故在乡土间最后的留存。

清人蔡淳有两句写金银花的诗:“金银赚尽世人忙,花发金银满架香。”世人为了名利费尽心机,而架上香气四溢的金银花,不正是功名利禄之外,我们视而不见的珍宝吗?

## 初夏胜春

此刻,枯坐办公室,只是发呆。窗外绿荫浓密,如云如盖,香樟树在开花,高高个子结似板栗果实的那种大叶子树也在开花,一嘟噜小白花,轻盈得像小燕子,从树上飘下来,似花还似非花,无声无息无香。

有位朋友询问,好久没看到你发文章了。我无言以对,人一旦慵懒下来,就好比掉到深坑里去了,再爬上来也是有难度的。

课间,晓红一脸的无奈:“每每说一次苏东坡,孩子们就笑一次!”晓红的课堂,向来妙语如珠玑,睿智如哲人,正愕然间,恍然明白孩子们欢笑缘由了:她的爱人,名字读来恰与下文豪谐音。这些孩子有所开怀、有所眷顾,并非一味埋头书本,也自有丰富的内心、有趣的灵魂。

去往班级的路上,看到校园为数不多的植株,不大的野蔷薇,开着白色的五瓣花,有的还镶着粉红的边儿,只是没能蔚为大观。倒是每日经过信合大厦的广场上,玻璃幕墙上一面面蔷薇花开得密密匝匝、欢欣恣肆,如烟如飞瀑,芳香随着微风在空气里满溢飞扬,颇有“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院香”的韵致。曾经生活中的小挫磨,在这一派天香中,遁迹远逃。

打开课本,正好讲到这一句“百啭无人能解,因风飞过蔷薇”。黄鹂不住地鸣叫,词人却怎样也听不懂,只见黄鹂趁着风势飞过蔷薇花丛。蔷薇花开,意味着夏已来临,它宣告一个季节的终结,一个梦的终结。只是,词人要何去何从呢?

关于生命,关于聚散,关于信念,没有人比里尔克说得更好了:“那些久已逝去的,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,作为我们的禀赋,作为循环着的血液,作为从时间的深处生发出来的姿态。”无需纠结,生命能够这样,就足以令人欣慰和感恩了。

时间依然流逝,窗外总是清新。这些天,天很蓝,好似那倒倾的大海,纯净如洗。偶有缕缕白云,如片片帆船,扶摇蓝天之上,可令人心随云闲,宠辱偕忘。

有时候,人是很容易厌倦一直处于某种境遇的,譬如庙堂人会有江湖梦,田舍翁会有科举梦,无论如何,再好的当下,久居其地都算得上是一种蹉跎。我想起北海校区满园的枇杷树了,朱墙碧瓦之下暗青色毛茸茸密簇簇的果实朴实无华,再过两周,确实是能结出甜蜜果子了。楼幢之间的枇杷树个头明显高些,那是它们要争取生存所需的阳光雨露所致,这个我也喜欢,因为夏日来临时,可以到树荫下去看书,吹些如水的凉风。

在文字的长夜里跋涉,拥梦而眠,缤纷一路。

傍晚回家,那吹拂过田畴的长风排阔而来,夹杂着难以察觉到的扁豆花香……这初夏的芳华,让我细细体味一下胜春的喜悦吧。